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三十一回 太平縣弟兄失散 石埭鎮故友相逢

卻說徐鳴皋同了眾弟兄，由江南一路而來，甚是太平無事。只因蘇州巡撫俞謙、鎮江府莫太守、南京侍郎王華，都是忠良一黨，名為枵察，實是具文。常言道：上頭不緊，下頭就鬆了。所以眾英雄自由自在。那知到了安徽地界，就漸漸的緊起來。今日太平縣裏，非比平常，十分緊急。出進的個個要掛號，給付執照，方可出入。那些招商飯店，皆要柑明來歷，日夜有人巡柙。一切庵堂寺觀、民戶人家，若招就不明來歷之人，罪同窩盜一般。眾弟兄那裏知道。一日，來到太平城北門之外，尋了一家客寓住下，當夜就有人來柑問。見了眾弟兄，有些疑心。到了明日清早，遂暗暗招呼做公的，帶了眼線，在對門一片點心店內等候。

鳴皋等走出門來，早已認明，果是這班凶手。到了晚上，房知縣親自帶了民壯馬快、城守官兵，共有二三百人，各執長短家伙--軟鞭、鐵尺、鈎連槍、畜客住。右營城守老爺常德保帶同部曲牙將，手提大刀，坐在馬上，先命軍士把寓所團團圍住。房知縣坐在店門外面，兩邊護衛弓上弦、刀出鞘保著，吩咐眾公人馬快，協同牙將，悄悄來到店中。

這客寓乃是樓房，鳴皋等弟兄都在後面樓上。當時正值二鼓已後，眾弟兄睡的睡了，只有王能、李武兩個在那裏著棋，徐慶立在旁邊觀局。徐慶最是細心的人，聽得街前街後好似有馬蹄之聲，正在疑心。忽聽得樓下一派腳步聲響，便在樓窗內一看，但見擁進數十個公人馬快，知道不妙，便到裏邊叫聲：“弟兄們快走，有人來捉我等！”王能、李武推去棋盤，眾弟兄一齊驚起。那民壯馬快已搶上扶梯，一片聲喊：“拿強盜！”把鈎連槍、畝客住亂鈎亂搭。眾人著了慌，無心抵敵，只望著樓窗內直竄出去。到了屋上，又見外面官軍團團圍著，手中都是弓箭，向樓房屋上兩點般的射來。眾弟兄在睡夢中驚醒，故此心慌意亂，便顧不得他人，各自望著四面竄逃。一時間鬧得眾百姓個個驚慌，人聲鼎沸。

那民壯馬快搶到客房裏來，只見他們如燕子般向樓窗內飛出，一齊擁上前來，只拿得三人，其余的都走了。將他們繩穿索綁，帶下樓來。房知縣見眾強人上屋逃遁，指揮官軍馬快分頭追捉，鬧了半夜，只是無影無跡。只得帶了三人，並店主人等，回轉衙門。

立刻升坐大堂，將三犯推上來，喝令供招。那三人是誰？一個是羅季芳，一個便是王能，俱各直認不諱。那一個卻是隔壁房間裏的客人，其時正要安睡，聽得許多人趕上樓來，他便出來觀看，所以一並拿了。及至帶轉衙門，坐堂審問，弄得昏頭昏腦，不知為著何事。房知縣教他供招，只得說道：“小人姓王，家住婺源，向在南京質庫內做伙。今春回家娶婦，過了三月，如今到店中去做生理。昨日住在寓中，聽得人聲熱鬧，只道是強盜打劫，急忙出來一看，即被拿住，帶到此間。這都是情實，只不知小的犯著何罪？”房知縣情知錯拿，便喚開客寓的上去，問：“這姓王的，可同這班強盜一起來的，還是獨自一人？”那開客寓的嚇得戰戰兢兢，忙道：“不是不是。他們一總七個，是前日來的。這姓王的客人，是昨日來的。”房知縣吩咐交保釋放，將羅、王二人收禁監牢。開客寓的窩藏強盜，將客寓封閉。一面行文寧國府溫太守，奏知藩邸。且說眾弟兄四散奔逃，從此分開，直要到後回書中，在江西相會。

就中且說徐鳴皋逃出天羅地網，不見了眾人，獨自一個，也不知東南西北，一路行來。到了天明，望見前面都是高山峻嶺。向山走去，有個市鎮。到來只見市梢頭，一片小小酒店，腹中有些飢餓，便到裏邊坐下。看那檯臺裏坐著一個婦人，抱著一個孩子，在那裏哺乳。雖是荊釵布服，生得美麗非常，卻有些面善。酒保搬上酒菜，鳴皋一頭吃，一頭便問酒保：“此地喚做什麼地名？”酒保道：“前面的這高山叫做石埭山，這裏就喚做石埭鎮。”那婦人聽了，便一雙眼只對著鳴皋上下的看。

鳴皋吃了一回，腹中飽了。只是天氣甚熱，赤日當空，好似火一般。暗道：“如今往那裏去好？又不知眾弟兄在於何處，不知可曾被他們拿住？別的還可，只是這羅馱子放心不下。”一頭想，一頭伸手向便袋中摸時，叫聲“阿呀！”銀兩都在寓中，身旁並沒分文，身上只有一件貼肉的單衫，便向酒保道：“我來時要緊，忘帶銀兩。別的物件都沒有，單帶得這把單刀，又要做防身器具。沒奈何，權且記在帳上，我回來還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咦，我又不認得你姓張名李，家住那裏，知你幾時回來？一頓酒菜，吃上三錢多銀子，若個個像你，我們只好把店門關將起來。”鳴皋是個財主性情，從來不曾聽過這等的話，便道：“依你便怎樣？”酒保道：“沒有銀子，只消押頭就是。”鳴皋道：“也罷，我把這口刀放在你處，回時贖取。”酒保把手搖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這把白鐵刀不值一錢銀子，我要他則甚？你卻不把身上紡綢短衫權且擺一擺，明日就要來贖去。

過了三天不來，我們小本經紀，要賣了進貨的。”鳴皋聽了又慚又惱。正是龍逢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，弄得進退兩難。只見那婦人開言問道：“客官府上那裏，高姓大名？”鳴皋道：“在下姓王，乃維揚人氏。只因與個朋友同往江西，銀兩都在他身旁。

昨日朋友走失了路，故此沒有在身。”酒保哂道：“方纔你說來時匆忙忘記帶了，如今又說在朋友身邊，分明想白吃東西！”鳴皋見他只管冷語相侵，不覺著惱起來，把手掌在桌子上敲了一下，那碗盞都跳將起來，喝道：“我卻來白吃你的！”順手一個巴掌，打得酒保牙齒都落了兩個，捧著臉望外跑。

恰好一個人走進店來，酒保道：“開店的來了！這個人白叫了東西，還要動手打人。”那人聽了，一直走進裏邊。見了鳴皋，納頭便拜，口稱：“徐恩公，幾時到此？”鳴皋細看此人，認得是揚州城隍廟後街的方秀才，喜道：“你卻怎的在此？”那方國才便叫：“阿大的娘，為何你連這恩公都不認識？快來拜見！”巧雲早走到裏邊，向鳴皋拜了四拜，說道：“方纔見伯伯進來，原說有些面善。後來聽他口音，卻像揚州口氣，心上原疑是恩公。只是身上服色不對。我想怎的到此地來？及問起姓名，又是姓王。你若晚來一步，幾乎當面錯過。”

國才吩咐酒保快些端整酒飯，只揀好的多買幾樣趕緊燒起來，自己便去燙了一大壺酒，切了一大盤牛肉，來伴鳴皋飲酒。巧雲也在橫頭坐下，夫奄二人殷勤相勸。便問：“恩公怎生到此？”鳴皋便把上手打李文孝以後之事，直說到昨夜寓在太平城北門的旅店，露了風聲，半夜拿捉，以致眾弟兄失散，獨自一個來到此地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那酒保已把饌饌燒好，無非魚肉雞鴨之類，搬了一臺。鳴皋問起方國才：“你卻怎的在此間開起酒店來？方纔看見尊嫂，有些面善，再也想不到是你。”國才道：“自從那一日蒙恩公搭救，回到家中，恐怕李家見害，夫奔二個逃出維揚。想起有個從堂叔叔，在此石埭鎮開這酒店，遂投奔到此。我叔叔單只夫婦二人，並無子女，見了十分歡喜，故此安心住下。不料今春老夫婦相繼而亡，我就替頂了他的香煙，抱頭送終，安殮成禮。就開了這片酒店，到尚有些生意。去年十月，又生了一子。皆出恩公所賜。”三人說了一回，用過了飯，方國才吩咐酒保好生做生意，不可出口傷人，冒犯主顧。便陪了鳴皋到石埭鎮東西游玩。

這石埭鎮雖是鄉村，卻也熱鬧。一邊靠著高山，一邊面臨溪水，清風習習，流水湯湯。走了半日，只見前邊一座酒樓，十分氣概。鳴皋道：“此地卻有若大酒樓。”方國才挽著鳴皋的手，走上樓去，不道弄出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